

唐盛世

之

雪影霜魂◎著

时空的千年追逐，造就一段大唐盛世的别样爱情。
真爱的薰神染骨，谱成一曲为爱痴狂的浪漫乐章。

有缘千年未相会



珠海出版社



生活
初集

青島市人民
出版社



盛世 唐朝

之

雪影霜魂◎著

时空的千年追逐，造就一段大唐盛世的别样爱情。
真爱的薰神染骨，谱成一曲为爱痴狂的浪漫乐章。

有缘千年来相会



珠海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缘千年来相会/雪影霜魂 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7. 9

ISBN 978-7-80689-790-4

I. 有… II. 雪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37616号

有缘千年来相会

YOUYUAN QIANNIAN LAI XIANGHUI

雪影霜魂 著

策 划: 光 南

责任编辑: 帅 云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

电 话: 0756-2639346 邮政编码: 519001

邮 购: 0756-2639344 2639345 2639346

网 址: www.zhcbcs.net

E - mail: zhcbcs@zhcbcs.net

印 刷: 广州市诚誉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mm 1/16

印 张: 30 字数: 400千字 插页: 4

版 次: 2007年10月第1版

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89-790-4

定 价: 40.00元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有缘千年相会上

时空的千年迢递

造就一段唐朝盛世的别样爱情

真爱的薰神染骨

谱成一曲为爱痴狂的浪漫乐章

盛世唐朝

序言

这是本快乐的书。

我在网络上读到它。那是个阳光灿烂的午后，吹着空调，抱着一罐子话梅，对着电脑屏幕一个劲傻乐。

眼下是个穿越时代，俗世男女打着包蹭蹭地往古代蹿，本书女主角也有幸或者不幸被作者雪影霜魂蹿到了古代。这是个俗套的开头，不过“一夜北风紧”，后头如何发展，就看主角造化，呃，也许不如说，要看作者心情。

咱们华夏历史悠远，有的是精彩绝伦的故事，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，穿越故事主角们大多有强烈的历史参与欲望，一个一个卯足了劲往帝王将相跟前，至不济也是著名历史人物身边蹿，以便过足目睹历史的瘾，兴许还能改造历史一回……但是雪影霜魂没这个瘾头，俗世凡尘小儿女，不想掺和什么家国天下大事，心怀所有，依旧是俗世凡尘小儿女那点事。

所以，本书穿越女主角阮若弱，或者不如说苏珊就来得幸运。且不提别的，穿越的年代就幸运呐——“愿为长安轻薄儿，生当开元天宝时，斗鸡走狗过一生，天地兴亡两不知”。一头栽到了绚烂的大唐盛世，不愁吃穿，近水楼台的完美级翩翩少年郎，想不幸福都难。

可是……我真想把“可是”后面这半截话写完，但我可不想做剧透人士，不想提前破坏读者们的乐趣。总而言之、言而总之，如你我熟知的生活，并无完美，有幸福，也会有辛酸，甜美总在苦涩之后才会到来……各色的人物闹哄哄登场，善也罢，恶也罢，古人也罢，套着古人躯壳的现代人也罢，渴求幸福，承受辛酸，此事千古如一。

当记忆在时光中沉淀，一切琐碎的细节都变得那么美好。喏，天色迷人如蓝胭脂，满街杨柳轻黄浅绿。春来了，这充满希望的季节里，快快乐乐谈一场恋爱。

杜若



第一章

铃铃铃……梦乡路正稳时，闹钟却不合时宜地铃声大振。苏珊很不情愿地从床上爬起来，整个人都是软的。

苏珊，24岁，未婚，银行信贷部职员，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，每周五个工作日，薪水谈不上特别丰厚，但可以让她的生活过得颇为舒适。标准的一个都市职业女性。

昨晚她参加了一个PARTY，聚会的多是熟朋友，气氛很融洽，一时高兴，不免多喝了几杯，以致今晨醒来，还有些宿醉未醒。用冷水洗了一把脸，让自己清醒些，换好衣服便赶着去上班。

出了门苏珊就急匆匆地朝着公交车站方向走。隔着街道，眼看着她常坐的417路车正在缓缓启动离站，赶紧一边挥手一边跑过去：“等一等。”却没有留意到，身后一辆黑色小车正高速驶过来……

嘭……

苏珊先是听到轰然一声巨响，然后是行人的尖叫声，伴着刺耳之极的刹车声、还有许多嘈嘈杂杂的声音，但渐渐的，所有的声音都静下去，静下去，她什么都听不到了……

苏珊醒得很痛苦。

她感觉到咽喉处似被一只巨手紧紧扼住，痛得她没法呼吸，痛得她的意识一时不能完全清醒过来。眼睛还未曾睁开，就本能地抬起双手欲挣开那只卡在咽喉处的巨灵之掌，但手如坠了铅一般沉甸甸的抬





不起来，怎么回事？她睁开双眼一看，看到头顶的一根梁柱，红木雕漆，古香古色，有一道白绫悬在柱上，绷紧如弓。这是……苏珊迷糊了一下，却被喉间愈来愈烈的窒息感唤回了神智，突然间反应过来喉头勒住她的是怎么了，难怪双足是一种不踏实的空荡感，原来自己一身悬在三尺白绫上，已然命若游丝了。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她忍不住想喊救命，可是喉间紧窒嘶哑，哪里喊得出半个字来，刚刚清明过来的意识又复晕晕然，难道要不明不白的死在这里？苏珊正要呜呼哀哉，房门恰逢其时地被人撞开了，两个女子大呼小叫地冲进屋来，一面七手八脚地解下她，一面乱七八糟地哭。一个哭道：“若若，你怎么能撇下娘寻短见啊！娘可只有你这么个女儿呀！你忍心让娘白发人送黑发人吗？”

另一个哭道：“小姐，我就觉得不对劲，好好的怎么突然打发我去买什么胭脂盒子，原来你竟存了这种糊涂心思。”

苏珊才被救下来，一时缓不过劲，也搭不上她们的话，只是一面揉着自己被勒伤的咽喉部位，一面傻愣愣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这是在哪里呀？这是在哪里呀？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

她发现自己身处在一间十分小巧精致、古韵十足的屋子里，雕花的窗棂糊着雪白的绡纱，淡金的阳光透过窗纱照进来。屋里的光线充足，她能清楚地看到在她面前哭着的两个人，一个约三十五六的年纪，宽袍大袖，容貌端庄的一个美妇人，却满面泪痕；另一个还只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，窄袖长裙，白皙的一张瓜子脸，眉清目秀。

天，这屋子，这两个人，这是古装戏里才能看到的场景人物呀……苏珊情不自禁地闭上眼睛，再猛然张开，渴望霎时间换个场景，可以安慰地喘口气——原来是场梦。然而她的所见所睹，依然如故。

那美妇人哭着哭着，索性扑到她身上放声大哭起来：“若若，若若，你若决意寻死，就让娘跟你一块死了算了。”

那小姑娘忙劝道：“二姨娘，快别说这种话。三小姐一时心思糊涂，你不帮着劝开她，还说这种丧气话，难道想让她一条黑道走到底。”这





丫头年纪虽小，说话倒老气横秋。

二姨娘？三小姐？这是什么时代的称谓和对白？苏珊眼睛瞪得圆圆的，脑子一时反应不过来，无法消化她眼中所见、耳中所闻。

“若若，你答应娘，一定不要再寻短见了。娘只有你这么个女儿，你可不能让娘白发人送黑发人呀！”那个二姨娘说来说去就是这么两句话，眼泪也流得没完没了，姣好的玉容已经哭得梨花一枝春带雨。

“是呀，三小姐，你千万不要再想不开了。”小姑娘在一旁附和。

苏珊根本搞不懂状况，被她们你一言我一语的，搅得越发头晕脑涨，忍不住清清嗓子，试着说话，幸好还勉强说得出来：“等一等，你们先不要说话，让我说。请问你们谁能告诉我，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二姨娘惊恐地睁大眼睛：“若若，这是你的家，是阮府呀！怎么你连自己的家都不认得了吗？那你认得我吗？我是你娘亲呀！还有她，”一把拽过那小姑娘，“她是从小就跟着你的杏儿丫头，你认得吗？认得吗？”

阮府！娘亲！杏儿丫头！这是哪个大宅门里的剧情啊！眼前的一切都那么像场荧屏上的古装戏，却真真切切地上演在身旁，苏珊渐渐的有点明白了。她的心倏地一沉，嘴里不由自主地嚷出来：“这是哪朝哪代呀？”

杏儿很愕然地回答她：“三小姐，你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，现在是大唐开元十五年。”

苏珊脑子里“嗡”地一响，天……开元十五年，用她还算灵光的历史知识换算一下年代，好像是公元七百多年。一场车祸后，她一缕魂魄悠悠醒转，居然已经来到了千年以前的——

大、唐、盛、世！

这太荒谬了！苏珊情不自禁想起头天晚上的PARTY，酒过三巡时，她兴致高涨地手持麦克风唱了一曲孙燕姿的《遇见》，里面有一句是这么唱得来着：我向前飞，飞过一片时间海……

谁料一语成谶，她竟然飞过了一片千年的时间海……





第二章

苏珊——现在应该是阮若若了。不管她乐意不乐意，也必须接受这个阮家三小姐的新身份。

起初她发了半天愁，为眼下这般处境。初来乍到一个新地方，人人都会难免不适应，更勿论还是穿越了时空误入唐朝，心慌慌的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回二十一世纪，但来时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，如今要回去更不知道如何回去，既无力回天，就索性听天由命吧。事到如今，她只有随遇而安。

打算在阮府安身一段日子，少不得要打听打听这里的人与事，二姨娘止住泪后回房休息去了，若若以失忆为由，向杏儿问起前尘旧事，把阮府的人事大致弄明白了。

阮府的老爷阮承荫，是长安城中知名的绸缎商，家产甚为丰厚。他有一妻两妾，正房夫人崔氏，生有一子若龙一女若凤；二房妾室王氏，生有一女若弱；三房妾室何氏，生有一对孪生子若麒若麟。三房妻室中，以二房王氏母女最不受重视。长房嫡出的，自然是另眼相看。小妾何氏正年轻貌美，且育有一对麟儿，也甚得偏爱。王氏已过笄年玉貌，且又只生一个女儿，在重男轻女的时代，倍受冷落也是再正常不过的。而且她生的这个女儿又体弱多病，打从会吃饭起就会吃药，这样病怏怏的孩子，怪不得阮老爷连起名字都懒得费心思，直接就取了个“若弱”，阮若弱，大房三房听了，都掩着嘴笑，道是人如其名。

什么？原来不是“若若”是“若弱”。苏珊——不，是阮若弱，有





点哭笑不得，瞧瞧这个名字起的……听着都能想像得出是何等弱不禁风的模样，真有这么弱吗？一个翻身下床，她就跑去找镜子，倒要看看是如何纤弱模样？床上休息了半天，她已经缓过劲来了。

杏儿跟在后边大呼小叫：“三小姐，你慢点，走急了你会喘的。”

屋子东面的纱窗下，就是一张繁复雕花的红木梳妆台，一面鎏金菱花镜就摆在台上，阮若弱一把拿过来揽镜自照，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：镜子里的美人，是自己吗？一张玲珑精致的脸，眼是秋水横，眉是春山聚，这般凝聚了山水之灵气的容颜，虽然谈不上是国色天香的倾城之貌，却也有着别样的清丽动人，只是脸色实在太过苍白些，看上去便多了几分纤弱之态。

阮若弱拿着镜子发了半天呆，镜子里的人儿还是一张未染岁月风尘的脸，一望而知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。她居然倒回去做了青春少女，一时不知该喜还是该忧。

杏儿紧跟过来：“三小姐，你不是连自己都不认得了吧？”

确实不认得，谁认得镜子里的这个人呀！但阮若弱不敢承认，只能挣扎着嘴硬：“我当然是认得我自己的。”既来之则安之，先把自己的身份确认了再说。

放下镜子，想起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问：“杏儿，我为什么会寻短见？”

杏儿脸色一变，忙顾左右而言他：“小姐，你还是回床上歇着吧，窗口有风，别吹病了你。”

有没搞错？看看窗外满树桃红柳绿，正是暖暖春风薰人醉的时节，阮若弱要是这点风都禁不起，那也确实是个软弱人。连忙抗议：“我不至于这么弱不禁风吧。”

“三小姐，你还是先回床上躺着吧。”杏儿边说边来搀她。

“等会，”差点被这丫头岔过话题去了，“你还没告诉我，我为什么会寻短见。”这个问题至关重要，非问清楚不可，不能由她蒙混过关。

杏儿面有难色，但顿一顿，还是开了口：“三小姐，你是为着姚府





来提亲的事，才……”

阮若弱听了她半截话，先在脑子里过一遍，理出个头绪来才继续问：“你的意思，是不是有人来提亲，我却不愿意，所以才寻的短见？”

杏儿点头。

这可奇了，古代女子的婚嫁之事，不是都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吗？一个个都是这么按部就班地走人生路，何以这个阮若弱却以死相抗？别看人生得弱，性子却挺烈的。不过古代女子的烈性都是事出有因，而且都脱不了一个“情”字，她肯定是心里有了意中人，才会这么拼死不从。

“杏儿，那我为什么会不愿意？”一定要问出原因来。

杏儿又不肯吱声了，一双眼睛疑疑惑惑地看着她。

“我是不是……心里已经有人了？”杏儿不说话，阮若弱只得一问再问。

“三小姐，你……你居然连表少爷都不记得了！”杏儿长叹道。

表少爷？！

不用再问，阮若弱就能把故事猜出个八九不离十来，肯定又是个“宝黛”版的爱情故事，表哥表妹两情相悦，但上面能做主的老爷夫人却另有盘算。得，棒打鸳鸯的苦情戏上演了。

“那我寻了短见，表少爷伤心吗？”一定会痛不欲生吧，若不是苏珊的魂魄不知怎的进了阮若弱的身体，这时辰，这里该是要上演到“哭灵”的剧情了。再一想，不对呀！怎么还不见意中人扑进屋来哀哀痛哭？难道是个薄情郎？

杏儿惊诧，脱口而出：“三小姐，表少爷怎么会伤心呢……”声音忽然细下去了，几不可辨，“他可从来都没有留意过你，更不知道你对他的这片心呀……”

阮若弱比她还要惊诧，这么拼死折腾，还只是为了一段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单相思呀！这女孩子年纪虽轻，心思用情，却深可拟海了。忍不住抚额苦笑。





杏儿却误会了，忙过来劝慰：“三小姐，你就别再想着表少爷了，你就算把一颗心剖给了他，他也不会在意你的。原本你就身子不好，这些年又为着这个心思，越发添了病，何苦来着？”

杏儿倒是个忠仆，这些年冷眼把主子的心思看得分明，明知这段情终是镜花水月，但那痴儿般的三小姐就是偏要悱恻多情，劝了她也不是一回两回了，回回都当耳旁风，唯独这回，她话音刚落，那厢就掷地有声地应道：“杏儿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再想他了。”

倒唬了杏儿一大跳：“三小姐，你这话是真是假？”

“真真真，比真珠更真。你放一百个心，我以后绝对不想他。”阮若弱说得斩钉截铁，一边说着场面上的话，一边在心里嘀咕：表哥表妹亲上加亲，这么老土的故事我可没兴趣掺合，更何况近亲结婚不符合优生优育学，你们不明白，我却是懂这个道理的。

杏儿一双眼睛扑闪扑闪的，可见心中疑惑甚深，显然不明白何以一夜之间，三小姐态度转换如此之快，简直判若两人。但一时也理不出根由来，索性丢开不想：“三小姐，那你先回床上躺着，我上厨房替你拿药去。”

杏儿扶阮若弱上了床，再掀帘出门。她却没有躺下，只是歪在床上，斜斜倚着香妃枕，把得来的信息好好消化一番。





第三章

门再次被打开时，有香风薰面而来，阮若弱迎香望去，不由怔住。门口立着一个红衣女郎，年纪与她相仿，雪白的一张圆脸，真真是面若银盆，眉目倒也俏丽，只是身材……不是不知道唐代以丰满为美，然而这个红衣少女的身材，已经不是丰满了，简直可以用肥硕来形容，再穿上一身亮色调的红衣裳，越发显得庞大，挡在门口像座活火山。这是哪位呀？阮若弱一时不知该如何招呼。

红衣女郎进了屋：“咦？三妹妹醒了。还好吗？”

阮若弱不是笨人，马上知道该如何接口：“多谢二姐姐关心，我没什么事了。”她没猜错，红衣女郎便是阮府的二小姐若凤，穿戴的还像是只火凤凰，不过哪只凤凰若是有她这样的体重，是甬想飞翔于九天之上了。

“别客气，做姐姐的，哪能不关心妹子呀！妹子要赶紧把身子养好，不要误了出阁做新嫁娘哦。”这话乍一听亲热，可细细一品，却不是味儿。阮若弱可以百分百断定，这对姐妹不和，而且做姐姐的仗着正房嫡出，一定没少欺压过庶出的妹子。因为不知首尾，她不好冒然接口，自觉好比初入贾府的林黛玉，不敢多说一句话，不敢多走一步路。

可是这沉默，若凤却只当她是惯常的懦弱，笑逐颜开地继续说：“三妹妹，你就快是姚家的人了，对连城表哥的心，还是尽早死了吧。安安心心的跟着姚二公子过，虽然说他脾气差了点，但素日里只是打骂





打骂丫头老妈子，你这样娇滴滴的美人儿去了，他一定会另眼相待的。”

这番话一听，心思缜密的阮若弱（苏珊）把话里的细枝末节都听出来了。原来若凤跟若弱的心思是一样的，都单恋着那个什么连城表哥，也就是俩情敌的关系，情场如战场，非要决出胜负不可。这样的爱情争夺战中，庶出的女儿当然不占上风，不但要落败，还败得比较惨，被扫地出了门。姚府的提亲，肯定就是正房里搞的鬼，趁早把阮若弱嫁掉，而且也没有为她物色什么好夫婿，那个姚二公子的所谓“脾气差了点”，只怕不是差一点半点，听听他素日的劣迹，就知道是个家庭暴力主义者。娇弱如阮若弱，嫁过去可能不要一年半载，就会如《红楼梦》中的懦小姐迎春一样，落得个“可怜花柳质，一载赴黄泉”的下场。

正版阮若弱会寻短见，一半的缘由是嫁不到心上的表哥，另一半的缘由，只怕也是知道姚家二公子不是什么好货色，这才心灰意冷，想一死百了。也不知冥冥中什么天意注定，让苏珊一缕离魂入了她的体，代替她继续走生命历程。她又会走得如何呢？

从目前阮若凤的语句中不难听出来，阮若弱的自尽行为是白费劲了，姚府的婚事还是要摆上议程。古代的女子就这么没地位，一生由人安排，寻死觅活也改不了父母的初衷？怪不得白居易要说“人生莫做妇人身，百年苦乐由他人”。难道她真的要嫁给这个姚二公子？阮若弱不由得暗中一迭声的叫苦：怎么处境这么糟呀！穿越千年的时空，来到唐朝嫁个“家庭暴力分子”，以后怎么过日子？叫她忍气吞声地挨拳头是不可能的，没上过这种三从四德的培训课。跟他对着掐架，大打三六九，小打天天有？那岂不是一场遥遥无期的家庭烽烟战。不妙呀不妙，真的是处境不妙……

阮若弱眉头紧蹙，心乱如麻，一时顾不上搭理阮若凤了，而她也不过是来耀武扬威的，目的既已达到，也不多逗留，径自扬长而去，边走边不无得意地想：这个三丫头，今晚一定又要哭上一宿了。该！谁





让你对表哥动心思呢，那就怨不得我撵掇着爹娘要把你打发出去。

阮若弱正发着愁，杏儿端着一碗药进来了。

“三小姐，我才看二小姐过去，她到这里来过吗？”来不及放下药碗，杏儿便问。

“嗯，来过，她来告诉我，赶紧养好身子准备出阁做新嫁娘。杏儿，这是真的吗？”怀着一丝侥幸，阮若弱再向杏儿求证一下。

杏儿脸色一黯，半晌才答：“三小姐，既是夫人出面做的主，这门亲事你如何避得过。这也是命！事已至此，你只有往宽处想，千万别再自己作践自己了，或许新姑爷并不如传言所说的那么脾气坏呢。”

杏儿一面说着一面递上药碗，再细细地朝着自家主子脸上觑一眼，心中顿生讶异，居然没有垂泪？论理，这位性情懦弱的小姐此刻该是要哭成泪人儿也似了。女子总是要哭的，无论是一千年前，或是一千年后，都要为值得或不值得的人与事伤心落泪，这，或许是身为女子注定的宿命吧！

阮若弱此刻没有掉泪，只因她深知眼泪根本解决不了问题，她已经有了另外的解决办法。只是杏儿倒真是个忠仆，一番话处处替她宽心，听得她不禁心生感动，接过药碗来，由衷地说：“杏儿，你真好。”

杏儿抿嘴一笑：“三小姐，好好的，你怎么夸起我来了，快把药喝了吧。”

阮若弱奉命喝药，只喝了一口就忙不迭地吐掉了：“哇——好苦呀！”

杏儿手忙脚乱地替她擦拭溅在身上的药汁：“三小姐，你怎么吐出来了，药当然是苦的，你打小不就喝惯了吗？”

阮若弱苦得眉眼鼻唇都皱到一块去了，话都说不出来，真真是苦不堪言，谁打小就喝这种东西，真是倒了八辈子霉。好不容易缓过来，挥手说：“快拿走快拿走，我再不喝这种苦苦的玩意儿。”

杏儿急了：“三小姐，你从小身子弱，没有这些药汁一碗碗的续着，会更弱不禁风的。”





阮若弱胸口拍得山响：“好杏儿，你放心，我现在不喝这些劳什子，身子也不会有事的。你赶紧端走，以后都别再端这些东西给我喝了。我饿了，我想吃东西，有什么吃的没？”

杏儿又愕然。三小姐会开口要东西吃，这可是前所未有的，因为身体禀性虚弱，她胃口向来不好，懒于进食，一碗清粥都得三劝四劝才勉强吃得完，其他菜肴点心之类，更是浅尝辄止，今儿怎么……

也正是晚膳时分，杏儿让厨房张罗了几样清淡菜式，并一小罐粳米粥送进屋。阮若弱风卷残云般一扫而空，看得杏儿一双细长的丹凤眼，成了圆圆的杏仁目。

吃饱喝足，阮若弱复往床上一躺：“杏儿，我要睡了，不要来打扰我。”

“可是小姐，你才用过膳食，不该就躺下，会积食的。”别看杏儿年纪不大，周到的倒像个老奴。

“不用管我，让我睡。”阮若弱哪里肯听，已经径自闭目睡去。杏儿无奈，只得替她掖好被子，放下床帷，然后掩门出去。

